

許初竹岡阡表介紹

邱士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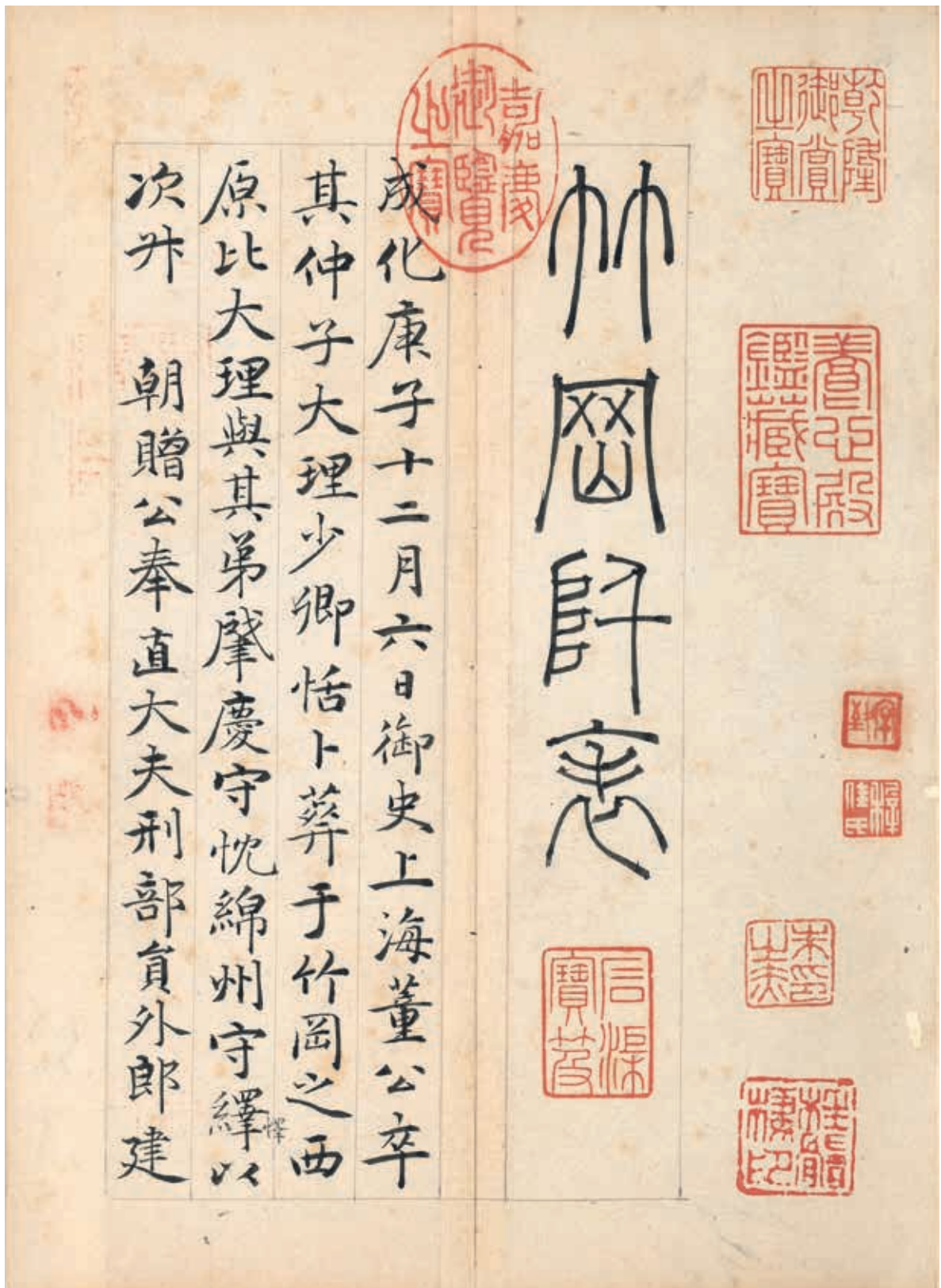
〈竹岡阡表〉為蘇州文士許初（活躍於十六世紀中期）應松江隱士董宜陽之請，抄錄江西理學家鄒守益所撰的阡表原文而成。這三位各自擁有不同志業、才能的明代中期文士，由於董宜陽表彰祖德的堅定決心，跨地域、大費周章地完成這件端麗的阡表冊。

文派第二代的書法篆刻家——許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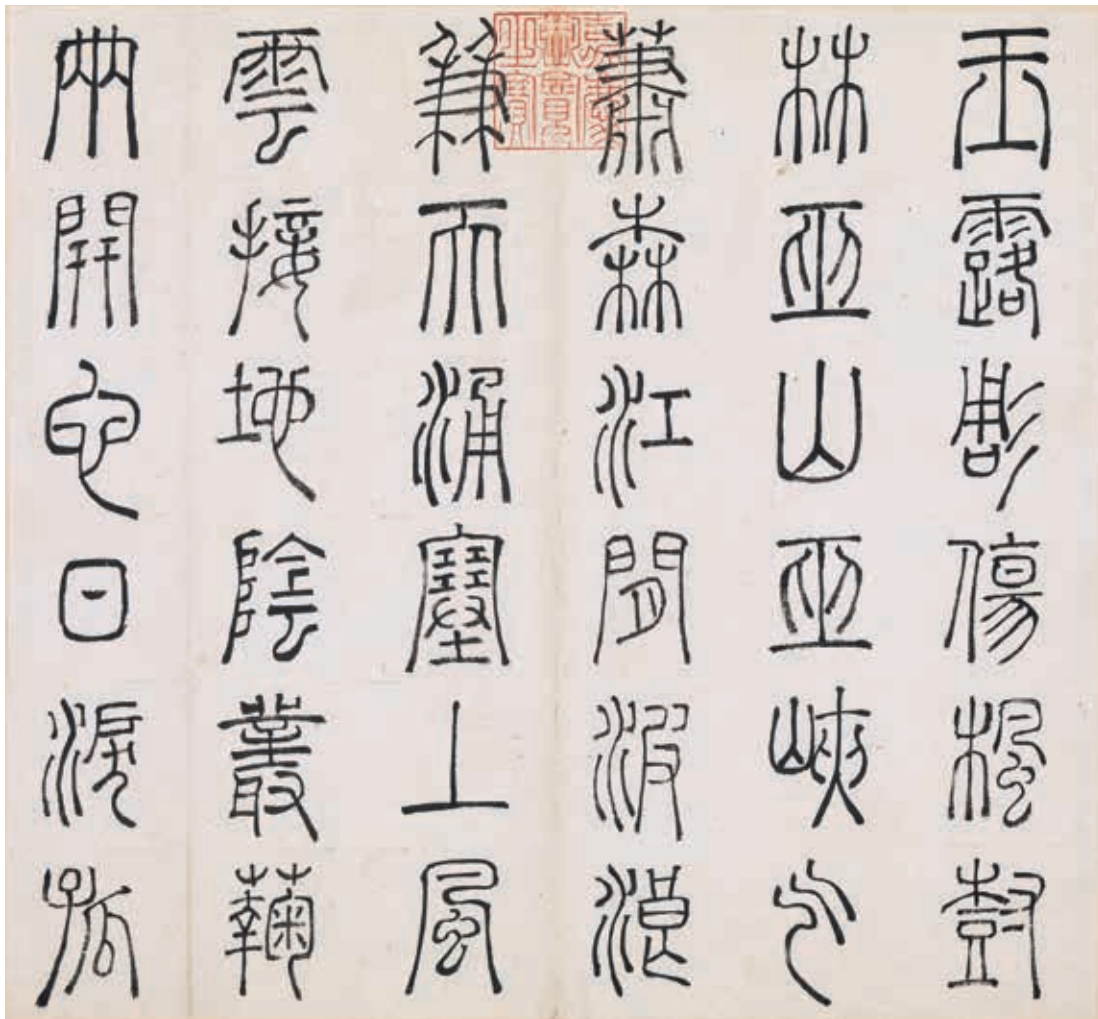
許初，字復初，一字元復，號高陽，以縣學生序貢授教職，擢南京太僕寺主簿，後改任安徽滁州，遷漢陽府通判。（註一）其生卒年未詳，依據文獻及存世作品判斷，主要活動於一五三〇至一六〇〇年代，去世的時間可能與其好友文彭（一四九八）

一五七三）相近。（註二）本院所藏許初書蹟除了〈竹岡阡表〉（圖一）外，還有數件作品，包括〈陸治蔡羽書畫合璧冊〉前副葉的「歷示遊言」引首（圖二），為其一五三八年早期大字行楷書；一五六九年的〈杜甫秋興八首〉，以及〈錢穀白嶽遊圖冊〉前副葉「白岳遊」引首（圖三），為晚年篆書佳作。

今日許初的名氣不若文彭響亮，存世作品亦較少；但他不但與文彭交好，也是當時與文彭齊名的書法篆刻家，一同振興篆刻藝術。周應愿（一五五九—一五九七）《印說》對許初的介紹為「喜篆扁額，作徑寸外字，篆印手鐫，彷彿文博士」。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也肯定他們兩位在治印方面的貢獻，提到印



圖一 明 許初 竹岡阡表 第一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明 許初 杜甫秋興八首 第一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工書者，為文壽承、許元復、周公瑕，此外則唯陳方伯、雨泉、王大楷書，金陵邢太史、維山、古篆。：如力能致之。東南之美，盡於此矣。」（註四）亦可見其對許初書作的高度評價。豐坊（一四九二～？）《書訣》將許初標為長於小楷，說他「書學二王、率更，清潤俊逸」。孫鑛（一五四三～一六一三）《書畫跋跋》則稱其法「亦出顏而微帶肉」，認為他學過顏體。

〈竹岡阡表〉標題以篆字寫成，延續著明代以楷書筆法入篆的特色，起筆、收筆常作方折狀。與文徵明〈四體千文〉篆字部分相比（圖四），許初追求更修長的弧狀線條，結字亦拉長。這樣的特色，到他晚期以篆書寫〈杜甫秋興八首〉（圖五），依然持續不變。

正文的部分則以參酌行書筆法的楷書寫成，為許初頗受稱道的特長。筆畫結字圓潤秀健，如「郎」、「其」、「介」諸字，可見承自歐陽詢如〈九成宮醴泉銘〉的影響（圖



圖四 許初與文徵明篆字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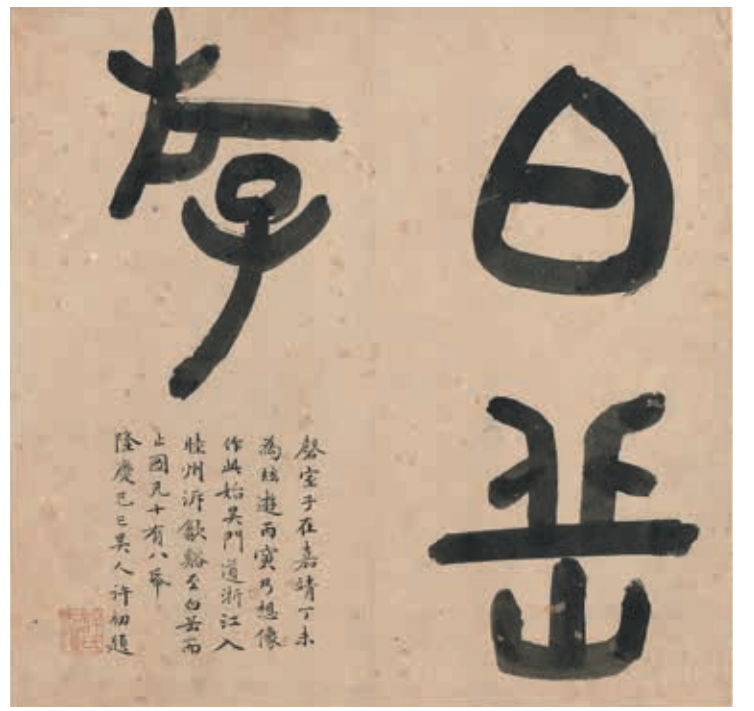
學之道「復振於文壽承、許元復有以矣」。朱謀壘《畫史會要》提到揚州畫家楊一洲時，亦特別標榜其所用印章「皆五色古玉及水碧、真犀，文三橋、許高陽諸名人為之篆刻」。由上述資料可看出許初所刻圖章評價頗高，名滿江南。

許初的楷書亦為人所重。王世貞（一五二六～一五九〇）在〈有明三吳楷法序〉，列出明初至隆慶年間蘇

州、松江、無錫七十名楷書名家，許初即側身其中。「天下之灼然名書家者，無能捨母郡之允明，若徵明，若寵次之，而克、而有貞、而應禎又次之。而初、而彭、而嘉諸君子，而皆無下駟也。故曰吳郡以書者也。」（註三）將許初與文彭、文嘉同列繼承蘇州楷書學下一代的重要書家。同時徽州汪道昆（一五二五～一五九三）曾於致〈吳鴻臚叔美〉信中提到：「吳



圖二 許初題寫〈陸治蔡羽書畫合璧冊〉前副葉之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許初書〈錢穀白嶽遊圖冊〉前副葉「白岳遊」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對篆印的興趣有關。

阡文錄畢後，許初以小字雙行落款：「嘉靖壬子（一五五二）夏六月廿有四日。為董子元甫書于三讓里之桑土齋。吳郡許初。」（圖九）用筆清腴，結字寬綽，向左拉長突出的橫畫，可見來自文徵明小楷書的影響。許初此作的書寫地點於「三讓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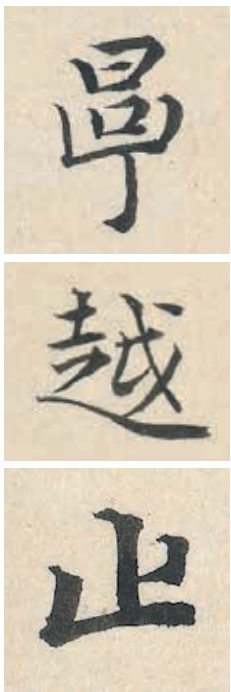
之桑土齋」。根據他鈐於〈杜甫秋興八首〉的「吳中三讓里居」一印（圖十），可知為其蘇州寓所。

雲間四賢——董宜陽

許初款識中的「董子元甫」，即是號稱「雲間四賢」之一的董宜陽（一五一〇—一五七二）。「四賢」為活動於嘉靖、隆慶年間四位博雅多聞的松江名士，除董宜陽外，尚有徐獻忠（一四九三—一五六九）、張之象（一四九六—一五七七）以及何良俊（一五〇六—一五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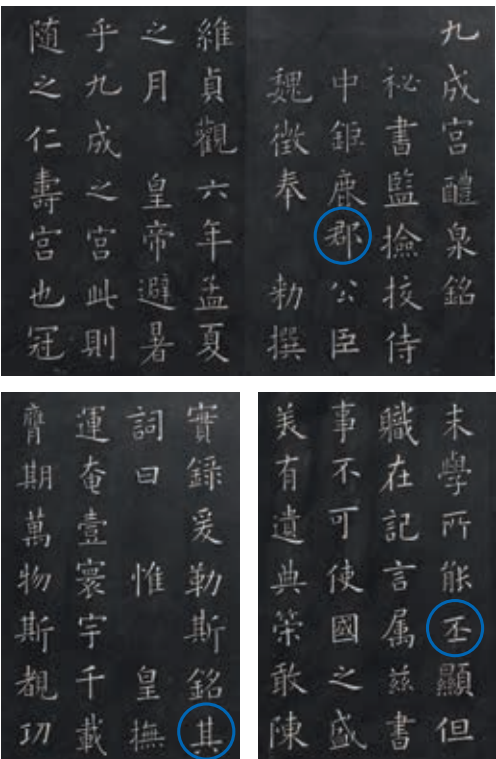
董宜陽，字子元，號紫岡，七休居士。他曾為國子監生，但屢試不第，遂放棄舉業。「子書無所不窺，而獨究心當代典故、郡中文獻」，「生平所嗜好者，惟書史、石刻、名帖。日坐一室，手丹鉛校讎至丙夜不休」。（註五）他對文獻典籍的熟

悉，名著一時，曾編輯許多松江掌故書，如《名臣琬琰錄》、《雲間詩文選》、《近代人物志》、《松江志補遺》等。松江著名的藏書家陸深（一四七七—一五四四），或是蘇州文彭均曾在典校編輯書籍時，去信請教於他。（註六）徐獻忠、孫承恩（一四八五—一五六五）等華亭名人文集，亦多有董宜陽參與編輯，或請其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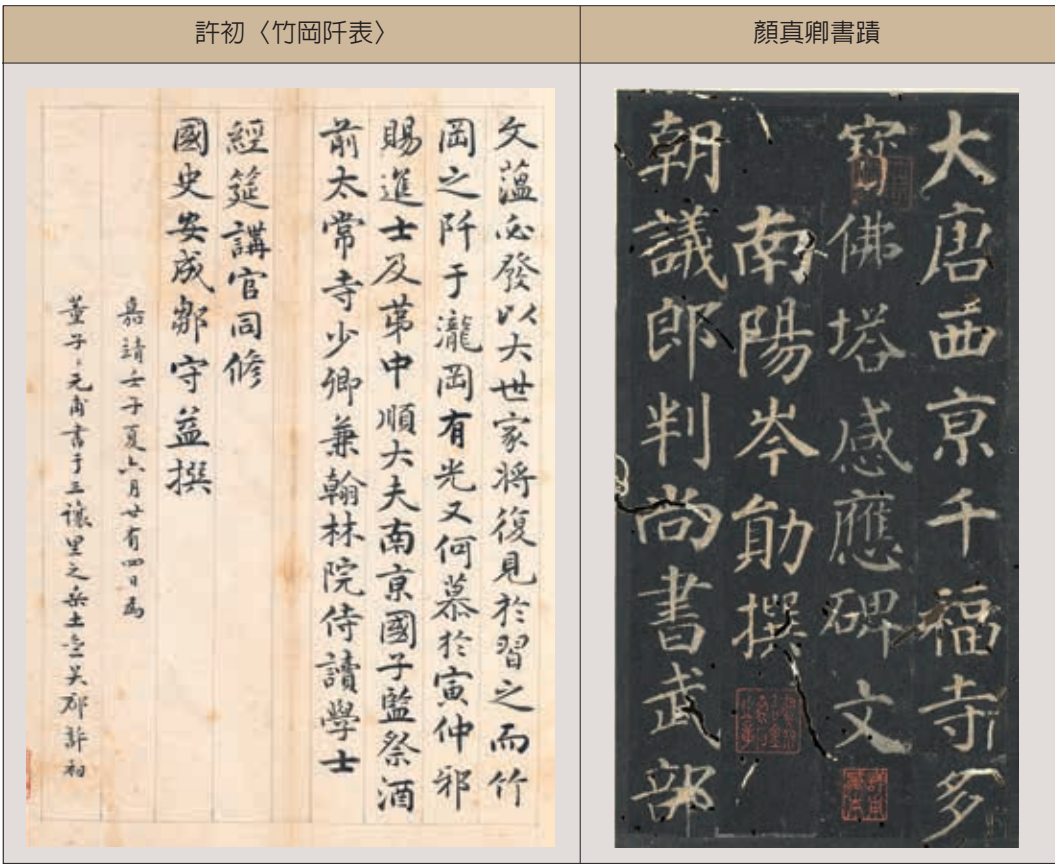


圖八 許初書「景」、「越」、「止」字局部

六）：「國」、「監」、「寺」諸字亦可看出顏真卿楷書寬博平正的影響。（圖七）通篇點畫敬謹，但結字並無習氣，常融入行書牽連的筆畫，少部分似乎參用篆隸的偏旁或寫法，如「越」的走字旁上半部作「夭」字、「正」字豎畫旁的橫點作轉折狀。又如「景」字，亦非通行寫法，似出自魏晉古體。（圖八）上述這些字形微妙的選擇變化，反應許初對篆隸等古文字的浸淫與應用，也應與他對篆印的興趣有關。



圖六 「郎」、「其」、「不」諸字與歐陽詢書蹟的比較



圖七 許初〈竹岡阡表〉第九開局部與顏真卿書蹟比較



圖九 許初款識



圖十 許初於〈杜甫秋興八首〉所鈐之「吳中三讓里居」一印。

啓佑後人天順甲申登進士第成化丙戌
 令上饒縣縣故孔道前政疲於將迎事率
 續弗理下車嚴條約與民更始無巨細興
 革有序里胥執役量緩急更番遍直民
 逸而事集審覈徭役以丁力多寡為準
 吏無緣為奸歲凶賑貸視軍與民均軍
 悅秋輸先於民其聽訟尤敏懲首惡畧微
 辜小事立決數語無留案它邑滯獄懇上

誠也雖未獲交而許之先考於易齋大夫
 年誼也而宜陽復游門墻是以微言于寅
 仲益也何能為悔翁佞而董生儉衣削食
 以紀先功不宜莫之復也公諱綸字誠之
 先世自汴南渡居上海曾大父仲莊大父思
 忠父以和威有昂行具載于王文肅俱先
 德碑公雙瞳炯音吐洪亮剛介精悍不
 隨俗浮沉遂以詩書開厥宗宦業鄉行

二亭刻 制詞嚴垣局柶神享室咸備
 暨大理之葬也其子太學生宜陽又刻所
 被 制詞斥土崇封飾故而新矣默自念
 曰先大人之墓未表也七十餘年矣先考之
 志亦由崇公瀧岡非敢緩而有待也今不幸
 已矣而不肯復漢落無以顯如遂填溝壑
 先德其不泯乎乃走休數十里以告曰昔李
 寅仲欲銘其祖自蜀以請諸悔翁翁憫其

成化庚子十二月六日御史上海董公卒
 其仲子大理少卿恬卜葬于竹岡之西
 原比大理與其弟肇慶守忱綿州守繹以
 次升 朝贈公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建

竹岡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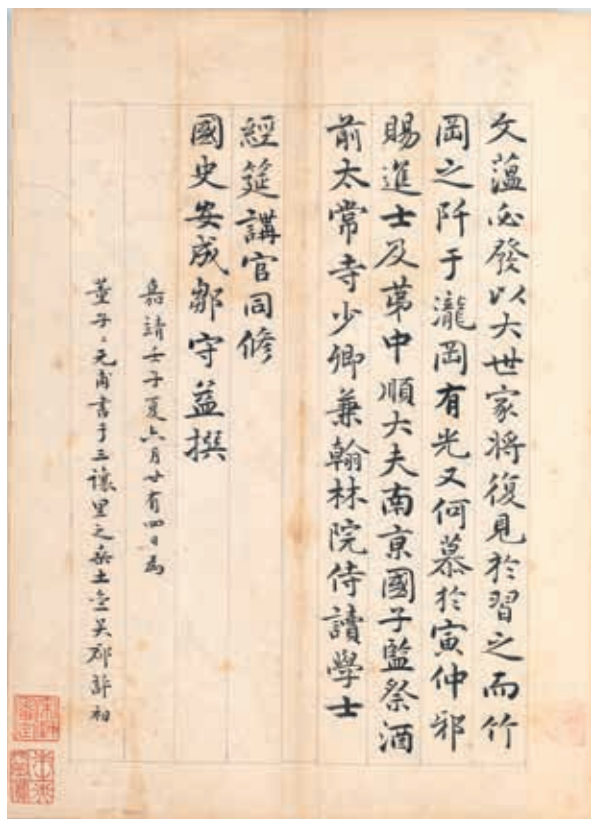
女孫逾百人世澤未艾而宜陽之言猶以
 位不究才年不滿德若有憾然於戲古之
 君子不患無位患無以澤于物不患無年
 患無以範于後世固有峻資大耋而滔淫
 脂韋蒙詬當年而貽穢來禩其於淋恩
 何啻葉施蘭蕙也咨尔董生貞率諸孫
 暨于曾玄式念爾祖之休無越厥訓以
 自覆而兢：光大之則昌黎所謂有道而

不輟交游有過必面折無所避王文肅戴
 恭簡劉忠宣諸老相契器為知己晚作一舟
 曰仙槎與張東海同宋冬官瑛陳山人梁
 唱和雲水間有不軒集藏于家配同里謝
 氏封太宜人通書史箴誠克相內治生文
 夫子六人恢恬悅懌懷愉三升科甲二為
 承事郎年八十有四術：享其養合葬
 樂丘後嗣日蕃頌迄于今曾玄誥合諸

以俸金飽卒獲全屢受差委一錢無所干
 今有司注記以備考羨餘納諸國學為書
 籍費考覈庶僚甄別淋恩不敢苟會丁江
 夫人憂過考察為鄉當道所銜遂以例
 罷家居七載建祠開塾正四禮朔望謁
 先祠教諸子諸婦家政肅然大書柳玘壞
 名辱先五事于屏伏臘聚族屬款燕雍
 有儆禁淫祠止火葬為鄉閭表率平生

官求決者相踵有諷餽當路以微聲望笑
 而卻之嘗禱旱徒跣謁萬仙祠雨越境至
 遂有秋縣解祀以贖金購木石改作之民不
 知費新臺山先生祠及祭器以風忠義時
 道諸生考德問業禮名師以倡茂異六載
 徵風憲實授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巡
 視京城博戲盜賊皆屏跡金御史忠以
 直被逮眾憐莫敢視獨慷慨言諸使者且

圖十一 明 許初 竹岡阡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明 許初 竹岡阡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除文名之外，董宜陽還因孝悌稱頌鄉里。最為人稱道者，莫過於分家產時，他「為文注告先祠，而擇田之膏腴、屋之軒敞者，悉以讓弟」，自己則因「日事文史，絕不問生業，蕭然貧也。」他對顯揚先世及親族相關的喪葬祭祀事相當重視。在其親過世之際，他特別請託徐獻忠代辦雙親遺像。嘉靖年間倭寇侵擾，董氏數代藏書的西齋受焚，他不畏烈焰、「不避鋒刃，夜半身犯賊中。取其先世恩誥、遺像及書數篋馳出」。之後還請

孫承恩為父親遺像作贊。（註七）可見他對這些家族榮光代表物的重視。此外，他還委請許多名人為其親族撰寫墓誌銘記。就筆者所知，便有莫如忠（一五〇八～一五八八）撰寫〈董氏世墓記〉、朱希周（一四七三～一五五七）為其父撰墓碑、黃佐（一四九〇～一五六六）為其父撰〈董大理怡傳〉、唐錦為其母作〈誥贈宜人喬氏墓誌銘〉、何良俊為其生母作〈唐宜人誄〉、何良俊為其妻作〈董生妻楊氏傳〉、袁表（一五〇

表學者。因大禮議事件罷官後，於各地會講，傳播王學。徐階〈董大理合葬錄序〉提到董宜陽「嘗從東郭鄒先生（鄒守益）遊習，聞良心之說者也」。（註八）〈竹岡阡表〉中，鄒守益亦提到之所以應允撰文的原因，除兩人父親均為弘治九年（一五九六）進士外，亦因「宜陽復游門牆」，曾從學於他的緣故。

阡表中引〈瀧岡阡表〉故事為典，澄清董氏子孫之所以在董綸過世七十餘年後，方請人作阡表的原因亦如北宋歐陽修「非敢緩，而有以待也」——期待在更有成就的時候，再製銘記榮耀祖先。文中記述董綸生平及為宦功績，並勉勵董氏子孫克守祖訓，競競光大。

鄒守益此文未收錄於其文集、年譜中，似亦無涉良知性理之學。倒是前述徐階〈董大理合葬錄序〉一文，將董宜陽厚葬祖先、請士大夫撰志碑傳誄以傳後世的行徑，視為「良心」的體現。該序引有董宜陽之語：「吾父母之言與行，將託是不朽焉。」透過文字輯錄先祖親族行誼，傳之後

世，使永有聞，應為董宜陽所冀望實現者，從今日保存在文集中的資料，以及〈竹岡阡表〉一作看來，他所作的這些努力頗為成功。

蘇松士人往來一例

董宜陽和許初直接往來的資料，目前未見，但董宜陽的好友，雲間「四賢」之一的何良俊，在致其弟高陽來都前見示云，此行當首謁令弟。此公名士，兼是舊知，須優與之為佳。」（註九）這並非意謂董宜陽是透過何良俊才結識許初。最晚在一五三一年，董宜陽已與蘇州重要的文士王寵（一四七一～一五五三）定交。何良俊兄弟即是透過董宜陽、張之象的聯繫，方至石湖一訪王寵。（註十）是故董宜陽與蘇州文士圈的交往可能頗為深切廣泛。而文派第二代的許初不但與文彭友好，其父許國用亦是與沈周、李應禎、文徵明唱籌往來的友朋，於弘治初年曾以所收倪瓚〈江南春〉詩稿，引發蘇州地區文人群起唱和的一時之勝。躋身於蘇州文士交

二（一五四七）另為其妻作〈太學生董宜陽妻楊氏墓誌銘〉等。為親人請製墓誌銘記的例子亟多，但能收錄在文集中流傳者則相對稀少。董宜陽親族相關的墓誌銘記至今數量仍多，反映無顯赫功名的他，在松江、蘇州、南京等地，確是高名廣播，人脈豐厚，「所交盡海內名碩」，才有機會延請許多名人為先祖親族撰文，流傳至今。

江西理學大師——鄒守益

〈竹岡阡表〉亦為一例。（圖十一）根據阡表及相關文獻，董宜陽在一五五一年前後，父親過世二十四年後始為安葬其祖父和父親的竹岡之阡樹碑墓道，同時請朱希周為父親作墓碑文、唐錦為母親作墓誌銘外，並遣僕役遠赴江西請鄒守益（一四九一～一五六二）為其祖父董綸作此阡表。

鄒守益為江西安福縣人，早年即登進士，曾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經筵講官同修國史」。後拜王陽明為師，為王學第一代的代

遊核心圈的許初，與松江董宜陽直接有所來往是可以想像的。許初為董宜陽精心抄寫的經摺裝〈竹岡阡表〉，正為體現嘉靖時期蘇州與松江地區士人彼此熟悉往來的一件歷史結晶。¹⁰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註釋

1. 文彭，〈送許太僕元復之任滁洲〉，《文氏五家集》，卷七，頁二六。
2. 張鳳翼，〈題孫過庭帖〉，《處實堂集》，後集，卷五，頁一八一—九。
3. 王世貞，〈有明三吳楷法序〉，《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卷五〇，頁一八一—二一。
4. 汪道昆，〈吳鴻臚叔美〉，《太函集》，卷九七，頁二二—四。
5. 何三畏，〈董太學紫岡先生傳〉，《雲間志略》，卷一九，頁二六—二七。
6. 劉東芹，〈文彭六札合考〉，《昆侖堂》，第三六期，頁一五一—一六。
7. 孫承恩，〈董大理中岡像贊〉，《文簡集》，卷四一，頁八一—八。
8. 徐階，〈董大理合葬錄序〉，《世經堂集》，卷二二，頁八一—九。
9. 何良俊，〈與叔皮書〉，《何翰林集》，卷一八，頁一四—一五。
10.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筆記小說大觀本），卷一五，頁二二八。